



老少換妻

根据邯鄲專區平調洛子劇團演出本

李庆番 改編

河北人民出版社

人 物

馬忽倫	店 家
馮林保	县 官
梅 氏	彭 奇
三 姐	衙役二人
曹小义	

第 一 場

馬忽倫：（內唱）馬忽倫打驢出曹榆，

（上唱）游山逛景滑县里。

我家下大婆子年紀老，
臉蛋賽过核桃皮——我沒了興趣。

老汉今年六十一岁，
我还要寻一个十七的、十八的、穿紅的、
挂綠的、擦粉的、戴花的、油头梳的光光
的、花不弄咚的大閨女。

小娘子娶到我家下，
每日里，她陪我同臥枕、同喝茶、伺候我
燒烟泡，猴上杆、开心解悶耍俏皮。

聞听說滑县遭荒旱，
帶銀子来娶二房妻。

一路上美酒坛坛香，

老汉吃的醉熏熏。

又只見路旁山花朵朵开，

老汉是个爱俏的。
 采把野花头上戴，
 嘿！
 美的老汉笑眯眯。
 老汉戴上这朵花，
 活象个年轻轻的小女婿。
 心中高兴紧催驴，
 嘚打嘞号嘚打嘞号走的急。
 老叫驴跑开一溜烟，

〔曹小义上，站一边。〕

猛抬头观见一人站街里。

（白）借问老兄那是开店的？

曹小义：（唱）笑嘻嘻，忙还礼，
 小的就是开店的。
 你要投宿把店住，
 咱店里酒饭都便宜。

马忽伦：那就住在你店里！

曹小义：（唱）上前接过老客驴，

马忽伦：嗯！小杂种，想逮我的便宜。

曹小义：我是说老客的驴。

马忽伦：这还罢了，别看咱是外乡人，老汉我也不是好惹的。

曹小义：老客莫怪。（拴驴）

（唱）拴住驴忙回手接行李。

搭躬施礼往里让，

（白）老客请！

〔马忽伦进店，坐。〕

曹小义：（唱）問老客想用啥东西。

（白）老客！可用酒？可用飯？吩咐下来，小的連忙准备。

馬忽倫：啥都不用。

曹小义：老客到此有何貴干？

馬忽倫：你問我？

（唱）有心直說來娶妾，
怕的是難尋到大閨女。
倒不如好听的賭話說几句；
巧嘴的鸚哥能討人喜。
店家呀！
遭不幸老伴下世早，
撇下一兒并一女。
兒女哭的好伤心，
想起此事我泪悲啼。
你家要有大閨女，

曹小义：哎！誰家。

馬忽倫：对！

（唱）誰家要有大閨女，
說來与咱配夫妻。
店家办好这件事，
我有美礼致謝你。

曹小义：嘿！嘿！

（唱）来的好，来的妙，
老客来的剛湊急。
我店里住着个寡妇要改嫁，
与老客正好做对美夫妻。

馬忽倫：寡妇？

曹小义：是呀，別看是寡妇，人材長的可一百一。

馬忽倫：她叫个什么名字？

曹小义：梅金英。

馬忽倫：梅金英，挺好听。她十几啦？

曹小义：十几？够五个十几。屬猴的，今年五十七啦！

馬忽倫：嘿——这么个老家伙。

曹小义：請問老客，你多大年紀？

馬忽倫：老汉不大，六十一岁。

曹小义：五十七，六十一，頂般配不过啦！

馬忽倫：你看着般配？不是給你寻媳妇哩！

曹小义：老客，你想寻个多大的？

馬忽倫：十五六七，二十浪当岁的。

曹小义：嗨嗨！你別不知害臊啦！

馬忽倫：小杂种，老汉有的是銀子，还不叫老汉高兴高兴。

曹小义：有銀子？行行行！要多大有多大的。咱后店住滿了人販子，南屋北屋，东屋西屋，一个个大男小女都是卖的，随便挑，你看中那个，我給你保媒。

馬忽倫：快快帶我去看。

曹小义：走！（圓場）到啦！看吧！

馬忽倫：（唱）来在后店抬头看，

乱糟糟好似卖人市。

也有老，也有少，

也有男来也有女。

个个肌黄面又瘦，

一陣风吹倒爬不起。

东西厢房觀了个遍，

没有一个对眼的。

扭头往北房观一眼，

好哇！

北屋里坐着个盘头大闺女。

黑晶晶乌云如墨染，

小脸蛋赛过鸡蛋二层皮。

忽溜溜一对杏子眼，

柳叶娥眉双眼包皮。

上穿一件红大袄，

八幅罗裙系腰里。

小者不过十五六，

大者不过十六七。

我把这孩买家下，

俺二人作一对般般配配、美美满满的小夫妻。

（白）店家，北屋里那个女孩我相中了。

曹小义：啊！你相中那个女孩孩了？

马忽伦：哎，在北屋里坐着的那个女孩孩。

曹小义：哈哈！那是咱曹小义今天才贩来的。

马忽伦：是你贩来的？得几个老钱？

曹小义：不要钱。

马忽伦：莫非白送给老汉？

曹小义：你一口咬个砂吊子——不嫌格牙。

马忽伦：你要啥？

曹小义：讲银子！

马忽伦：得几分银子？

曹小义：一岁一兩银子。三姐年长一十七岁，就要十七兩。

马忽伦：这个人吃人的年头，还要这么贵。店家！你甭卖

了，把她鎖在櫃里，待个百八十年再拿出来，賣上百八十兩銀子，你就发了財了。

曹小义：老客，俗話說的好，山中鳥，池中魚，十七八的閨女四牙駒，摘花的話，中三“盆”。正值錢哩！

馬忽倫：老汉要还个价。

曹小义：給多少？

馬忽倫：我給你五百大錢。

曹小义：老客，五百大錢別在这里买人，到在會上，买个搬不倒木头人，拿在家里，一不吃你的，二不喝你的。又省錢，又省米。（欲走）

馬忽倫：店家別走，你不能活动活动？

曹小义：咱是快刀切豆腐——一下兩开，你是办不办吧？

馬忽倫：唉！

（唱）白銀子拴在我肋条上，

小娘子迷住我的心。

拿銀子好象割块肉，

舍娘子如同丢了魂。

豁上銀子十七兩，

我有錢图的是吃喝玩乐支使人。

（白）办就办下吧！

曹小义：兌銀子。

馬忽倫：（拿出銀子）一个女孩孩，就得十七兩銀子。店家，拿婚單来。

曹小义：交了銀子，就写文書。

馬忽倫：沒有文書，不交銀子。

曹小义：老妻怪，心眼怪多。笔硯伺候，（自取）閑人閃开，看我这兩下子吧！

(唱) 七寸竹笔拿在手，

好象铁棍手中提。

(白) 哎，老客，你贵姓啊？

馬忽倫：老汉姓馬。

曹小义：大号尊称？

馬忽倫：大号在家里，早不吹了。

曹小义：我問你馬七馬八叫啥名字。

馬忽倫：你問我叫啥名字？我叫馬忽倫。

曹小义：家乡居住？

馬忽倫：曹榆县蛤蟆洼。

曹小义：(唱) 馬忽倫家住曹榆县，

到在滑县来买妻。

要問老客年多大，

(白) 哎，老客，你多大岁数了？

馬忽倫：年紀不大六……

(忽想起怕叫三姐听着) 啊啊，我才十一岁。

曹小义：你孙子也够十一岁了。

馬忽倫：你这个混蛋，叫小娘子知道，她岂肯跟我走。

曹小义：那就写上了。

(唱) 年紀不大六……

馬忽倫：(咳嗽) 嗯喂！

曹小义：(接唱) 嗯哎哟他才十一。

寻的張梅英小三姐，

不大不小整十七。

一岁只要一兩銀，

二兩五錢是媒礼。

馬忽倫：啊！店家住笔。怎么又出了二兩五錢的媒礼？

曹小义：我还能給你白拉磨？

馬忽倫：你是賣主，我是買主，咱是當面鑼，對面鼓，那來的媒人？！

曹小义：你不要媒人？好！到在路上，出了差錯，人家當拐帶辦你個老雜種，你可別埋怨我。

馬忽倫：哈！拐帶？

曹小义：是呀！我曹小义全是为的你好，沒想到你不够朋友。

馬忽倫：唉！我的二兩五錢銀子呀！

曹小义：（唱）凭婚單管保你一路平順，
下贅我撐勁的媒人曹小义。
婚約媒紅全写好，
咱二人脚模手印要按齐。（小义、馬接脚模手印）

曹小义：点錢吧！

馬忽倫：別慌，別忙，老汉娶花娘子哩，待我打扮成新女婿。

曹小义：老棺材瓢子啦，还想當新女婿。

馬忽倫：咱人老心不老。

曹小义：噓——！

馬忽倫：（进內，十字披紅出来）店家，喚咱小娘子吧！一手交貨，一手交錢。

曹小义：張梅英，小三姐！

三 姐：来也！（上唱）

遭不幸俺这里連年荒旱，
家家戶戶斷了炊烟。
有錢人家賣驢馬，
穷苦人妻离子散不團圓。
爹娘把我賣在門外，

俺举家风筝断线见面难。
但愿得投靠一个好人家，
转转年头再把家还。

（白）店主，叫我做啥？

曹小义：三姐！

（唱）我给你找了个好女婿，
又有房子又有地。
小女婿名叫马忽伦，
年纪不大他才十一。
跟人家到在山西去，
管保你一辈子不受屈。
快来把你的女婿见，

三姐：现在那里？

曹小义：（将三姐拉近马）

（唱）这就是你的小女婿。

三姐：（见马，惊）啊！

（唱）一瓢冷水劈头泼，
眼前闪出个老东西。
驼背弓腰翘起腿，
满脸俱是枯抽皮。
求客爷高抬贵手舍了我，
权当是放鸟归林施仁义。

马忽伦：嘿嘿，你想的怪好。

曹小义：少说废话，快跟人家走！

〔将三姐推给马，递文書，接銀子。〕

曹小义：（唱）我只管把銀子得在手，
管你愿意不愿意。

馬忽倫：小娘子，跟我享福去吧！

（唱）手拉三姐心欢喜，

咱快到前店去上驢。

三 姐：狠心的店家，你可把姑奶奶我害苦了啊！

〔哭下。〕

馬忽倫：（唱）哄着娘子把驢上，

俺夫妻高高兴兴回家去。

曹小义：送老客。

馬忽倫：免。（得意地走着）

曹小义：（回屋見馬的行李）这老东西，娶了个小娘子，慌的什么都忘了。

〔馬將下，又用行李打倒。〕

馬忽倫：（起，想怒忽見行李又笑）哈哈……老汉忘了拿行李。

〔背起就走。〕

曹小义：老杂种，不开店錢又走了。

〔小义背着行李后边的繩帶，脊梁对脊梁的拉回来。小义伸手要錢，忽倫看了看又走，小义又那样拉了回来。〕

馬忽倫：你拉我为何？

曹小义：店錢。

馬忽倫：你要了媒礼，还要店錢？

曹小义：媒礼是媒礼，店錢是店錢。別想吃二騙三。

馬忽倫：有錢。（装掏）哎！我还有个錢搭搭忘在桌子上了。

曹小义：你等着，待我与你拿来。（进屋）

馬忽倫：哄了你个杂种了。（跑下）

曹小义：这老尖头！（見馮）嘿！那边又来了一位客官，待我招呼着点。

〔馮林保上。〕

馮林保：（唱）日落西山天色晚，
 为娶妻千里迢迢到滑县。
 一路上逃荒的人兒来往不断，
 扶老携幼好可憐。
 見此情想起我的高堂母，
 年迈气衰无人照管。
 她千盼万盼我成家立业，
 馮林保娶妻倒比登天难。
 我帶着銀兩来把妻买，
 但愿得夫妻双双回家园。

曹小义：投宿有店，吃飯有面，日落黄昏，行路客官該住店
 嘍！

馮林保：啊！你是店家？

曹小义：正是。

馮林保：俺正要住店。

曹小义：（忙接駟、接行李）請請請！

〔二人进店，馮入坐。〕

曹小义：听客官說話好象曹榆人氏，莫非也是到俺这兇买妻
 来了？

馮林保：哎呀店家，你怎么知道啊？

曹小义：这事打不了咱的眼色。我小义長了兩片說媒的嘴，
 自打鬧灾荒以来，那天不办个十对八对的。

馮林保：沒想到我是碰巧了哇！哈……

曹小义：（同时背白）我的財星也要发旺了啊！

馮林保：店家，那就請你帮我成全这件美事吧！

曹小义：好！好！情愿效劳，情愿效劳。（旁白）哈哈！真

是又来了一个財神爷。老梅氏正愁卖不出去，一天喝我兩頓稀湯，还得干賠本。这小伙挺老实，看来是多見树木，少見人烟，不如把老梅氏給他……

（做手式）嗯！就是这个主意。客官呀！

（唱）我看你才貌双全正年輕，

配一个天仙美女才相应。

我有个表妹梅金英，

年方十七沒把婚成。

她好似一朵鮮花无人敢采，

天生的一副好面容。

若是你倆来相配，

尘世上难找这对好婚姻。

馮林保：（唱）馮林保听說喜心間，

天賜我一对好姻緣。

巧事兒都叫我碰上，

真乃是千里姻緣一綫牽。

店家呀！

想把你表妹許配我，

咱到那里把人覷？

曹小义：噪！你要相看？

馮林保：是呀！看看也就放心了。

曹小义：（唱）这小伙他要把人相，

倒叫小义心着慌。

倘若是讓他看見老梅氏，

这宗生意黃了湯。

低头一想就有計，

真表妹刘二姐現在廂房。

为銀子难顧姑表情，
 我来个偷梁換柱把他（指馮）誑。
 叫客官，你別着忙，
 听我把話說端詳。
 表妹在东院，
 只隔一堵牆。
 你要去相看，
 不能进綉房。
 只可在窗外瞧兩眼，
 男女授受不相当。

馮林保：好！就依店家。

曹小义：走吧！（圓場）

曹小义：（悄声地）坐在炕上做活的便是。

馮林保：好啊！

（唱）馮林保抬起头来看，
 房中坐下个女天仙。
 观容顏不过十七岁，
 兩手不住把針綫穿。
 手拿綉鞋把花砌，
 青枝綠叶綉的鮮艳。
 我把小姐娶家下，
 母亲見了准喜欢。
 忽見她圓睜睜兩眼窗外瞰，
 羞的林保紅了臉。

（白）店家！

你表妹趁了我心意，

但不知要多少銀子多少錢？

曹小义：（唱）表妹年長十七春，
一岁只要一兩銀。

馮林保：（唱）十七兩銀子不还价，
快写婚單把亲成。

曹小义：（唱）急忙点上灯一盞，
笔飞墨舞就写成。

（白）亲家，你不用看了吧？

馮林保：哎，表兄写的还能有錯，不看了。

曹小义：是呀！咱这是誰跟誰，知己的亲家，那你就——。

馮林保：噢噢，銀子。

〔互交婚單、銀子。〕

曹小义：爱財，爱財。

馮林保：俺夫妻婚姻成就，承蒙表兄一片好意。趁此花紅月圓，良辰美景，請出你家表妹，俺夫妻要給表兄把盞三杯。

曹小义：哎，不客气，不客气。（旁白）要把老梅氏叫来，这宗买卖又得吹灯；要把真表妹叫来，黑更半夜跟人家拜堂成亲，俺舅舅知道了，还不把我的屁股打成八瓣。哼！我得唬他一下，叫他今夜慌慌張張的帶着老梅氏逃走。（轉对馮）哎呀亲家，大事不好！

（念）近日里县太爷有命令；

不准外县来买妻。

鼓打三更你們快走；

免得天明出事非。

馮林保：竟有这等事？

曹小义：亲家，我要跟你說半句瞎話，爛舌头根子。

馮林保：如此快叫你表妹收拾，我到前店备駟去了。

曹小义：好，越快越好。

〔馮下。

曹小义：嘻嘻嘻嘻，嘻嘻嘻嘻！……有請老梅氏。

梅氏：（內）来了。（上唱）

老梅氏，命好苦，

自小寻了个老丈夫。

梅氏不到三十岁，

老头子嗚呼哀哉入了土。

守寡三十年，

吃尽凄凉苦，

屋漏偏逢連阴雨，

秋风單扫落叶树。

苦日月又赶上灾荒年，

孤苦伶仃无活路。

我自卖自身出家門，

找碗飽飯把口护。

（白）店家講說什麼？

曹小义：恭喜老梅氏！

梅氏：混蛋！我餓得想哭都沒泪；喜从何来？

曹小义：我给你找了个好买主，女婿名叫馮林保。

梅氏：但不知多大年紀？

曹小义：跟你帮上帮下，再般配沒啦！

梅氏：他現在那里？

曹小义：前店备駟去了。人家要今夜即刻起身。你快快梳裝，梳裝吧！

梅氏：我这么个大老婆子，土都埋住半截身子了，还梳裝

的什么？

曹小义：你不知道，人家是沒娶过媳妇的老光棍，还給你买了件大紅襖，蒙头紗哩！你就穿戴起来吧！（強与梅穿戴）

梅氏：（感叹的）唉！沒想到我这大老婆子，又穿紅挂綠起来啦。

〔馮牽驢上。

馮林保：娘子？快快上驢。

〔梅氏上驢出店。

曹小义：送亲家。

馮林保：多蒙表兄帮忙，小弟走的慌速，未能酬謝。咱弟兄后会有期，表兄請回。

曹小义：不远送了。（馮、梅下）

曹小义：哈哈……！

（唱）小义一陣哈哈笑，

這兩对姻緣真够巧，

老配小，小配老，

一个哭来一个笑。

我媒人不管这一套，

白銀子是咱亲娃娃。

……計七兩銀子是白揀，

插上店門睡大觉！

〔插門下。